

大中国诗
阅读词

陈思思 著

心上红花，
便是情根

姜夔

的词与情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

在颓靡的时代和混沌的江湖中，他如亭亭独立的莲，如凌霜独开的梅，有着独一无二的绝俗和清高。在卑微的生涯和仓皇的年岁里，他如所有的多情才子一般，出入秦楼楚馆，却收获了此生仅有的一次忠贞爱情。一生相思为一人，这或许是最美的爱情图腾。

✦ 随书附赠《经典姜白石词》永恒珍藏版 ✦

心上红花，
便是情根

姜夔

的词与情

陈思思 著

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上红花，便是情根：姜夔的词与情/陈思思著．
北京：石油工业出版社，2014.4
(阅读大中国·诗词)
ISBN 978-7-5021-9973-9

I. 心…

II. 陈…

III. 宋词-诗歌欣赏

IV. 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08938 号

心上红花，便是情根：姜夔的词与情

出版发行：石油工业出版社
(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楼 100011)
网址：www.petropub.com.cn
联系电话：(010) 64523558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：北京晨旭印刷厂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710×1000 毫米 开本：1/16 印张：16
字数：235 千字

定价：29.80 元

(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我社营销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时光深处，寄一世倾情

初识姜夔，是“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，冷月无声”的迷离凄美，是“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”的旖旎深情，那时，以为这个绣口吟出《扬州慢》的二十二岁男子，定是才情满身、多情倜傥，无论走入哪个女子的梦中心底，都恍若盛世烟火，绝艳朱砂，可牵动她沉寂许久的前世心事。

后来，知晓时人评他“体貌清莹，气貌若不胜衣，望之若神仙中人”，才发觉自己错了。原来这个男子不是紫鞍白马踏碧草，听玉板红牙的风流客；也不是洋洋打马长街，惹满楼红袖招迎，在落英缤纷的冶游里杏花满头的少年公子；而是持一管洞箫，于青楼画阁、绣户珠帘旁素衣而过的江湖清客，像一个从传说里走出来的人，仙气缭绕，衣袂眼角不沾染丝毫俗世尘埃。

不知这个面容清癯、风姿清逸，看似不食烟火的男子，痴痴怅望扬州二十四桥边的芍药，怜惜它们寂寞开无主时，是怎样惊异而动人的景象。

想来，只读一首词，只闻得一句评价，定然不足以了解一个人。于是便去读他所有的词，翻检关于他生平的点点滴滴，不料拨开的迷雾越多，越发看不分明，只觉他一时在云端之遥，追之不及，一时又如镜花水月，一触即碎。

这个男子生于坐拥江南、偏安苟且的南宋朝，终其一生未曾赚取功名，以布衣之身羁旅飘零，困顿于江湖，为生计发愁。泱泱《宋史》理所当然地不曾为他列传，只在《乐志》中提了一笔，算是稍

稍肯定了他在音乐上的才华——分明只是这样一个平凡得近乎狼狈的男子，不知何以能结识那么多高官世族，得到他们折节以交的厚意和倾力相助的恩情；何以能赢得那么多人的交口赞誉，生前名扬一时，身后声誉日盛；何以能在低微的尘俗和泥沼般的现实里超拔至此，清高至此；何以他的词笔绽放至今，仍在开出璀璨花朵，暗香依旧。

仿佛他在与时代、历史，与整个世界较劲：世界越是时刻牵扯他的血肉，让他浮沉于其中，历尽悲欢，尝尽聚散滋味，他就越要用一种超拔清空的姿态，让自己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；时代越是不理解他，不给他出路，他越是要辗转奔走，要为功名仕途拼力一搏，要对现实、对知交至友、对漂泊的江湖生涯一往情深；历史越是不肯给他公正，要掩埋他于寂寞无欢的烟尘之中，他的人品和词章越发出落得晶莹无瑕，深刻幽微，令时人心生向往，令后人趋之若鹜，合力造就了他巨大的生前身后名。

他如所有落魄的才子一般，生不逢时，才命相妨，却在他的颓废时代和混沌江湖里，如亭亭独立的莲，如凌霜独自开的梅，有独一无二的绝俗和清高；他也如所有多情的才子一般，出入秦楼楚馆，十年一觉扬州梦，却在卑微生涯和仓皇年岁里，收获了此生仅有一次的忠贞爱情。

一生相思只为一入。很难想象，一个风神缥缈、气质犹若冰雪之清绝的男子，为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燃烧自己时，会是什么模样。或许是如芍药盛放，红极成灰，直至永远与她错身而过，伤透了心，揉碎了回忆，把一首首词章吟唱至绝望，也仍旧不改初衷，一如他的人生，错失功名，错身命运，错过了最好的年月，误了才华，辜负了欢颜，放手了最爱的人，一条绝路走到黑，仍然傲立如初，九死不悔。

这一场人生，太过平凡简单，少年失怙，飘零江湖，娶妻生子，布衣终生，区区十几字，就已诉至尽头。这一场人生，也太过非凡复杂，岂止你我，就连白石自己，也不一定懂得。可是，不懂也没有关系，只需有幸路过这场惊鸿一瞥的生命，吟过那些华美冷艳的词章，知晓落魄人生也有绝美风景，凉薄心性也有炙热温度，不断错过的时光深处，亦有惊世倾情，便已足够。

目 录

南去北来，韶华不为少年留

一曲《扬州慢》，薄祭如烟岁月 / 2

青春还未盛放便已零落 / 7

词名换不来功名 / 12

遇见她是最初的苍老 / 17

邂逅再轻薄，也挡不住爱的热烈 / 22

此间少年，未解离殇 / 26

你不在身边，触目皆是相思 / 31

一杯淡酒，十载江湖

平生最识江湖味 / 38

故乡是回不去的梦境 / 43

幸有知己，聊慰半生飘零 / 48

情意是真，计较亦是真 / 53



只盼途中有你相伴／58

为谁下笔，诗句里飞出了冷香／63

万里青山，无处安放寂寞／68

情事多浮沉，相见争如怀念

爱她的容颜，更爱她的懂得／74

相聚的尽头，唯有离散／79

爱凋谢时，整个世界都为之枯萎／84

没有一段爱可以无瑕／89

暖——暖凉薄的思念／94

悲伤收尾的爱情，都有俗套的结局／99

在想你的时光里慢慢老去／103



目 录

梅香里心事成灰 / 108

听尽秋雨，行客已白头

寄君一曲，曲终不问聚散 / 114

愿时光仁慈，许你强健安康 / 119

愁入琴丝，别有伤心无数 / 124

遗憾开出花，朵朵都是红颜 / 129

跋涉多少岁月才能相见 / 134

清冷生涯里留住一抹暖色 / 139

莫道晚景苍凉，难赋百年心事

时间那么浅，举步就踏入暮年 / 146

那场情事，是生命里忧伤的转弯 / 151

爱只有一瞬，怀念却是一生 / 156

功名倦，邀赏明月清风 / 161

细腻笔墨也能书写豪情 / 165

喝一杯酒，就像喝下心结解药 / 169

回忆里仍有最美芳华 / 173

愿来生看一川风花，无爱无伤 / 178

词

南去北来，
韶华不为少年留



一曲《扬州慢》，薄祭如烟岁月

淮左名都，竹西佳处，解鞍少驻初程。过春风十里，尽荠麦青青。
自胡马、窥江去后，废池乔木，犹厌言兵。渐黄昏、清角吹寒，都在空城。

杜郎俊赏，算而今、重到须惊。纵豆蔻词工，青楼梦好，难赋深情。
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、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。

——《扬州慢》

眼见着扬州“二十四桥明月夜”，当姜夔怅望桥下流水，他或许尚未想到自己会就此写下一曲流传千古的词。

那一年，他二十二岁。

都道他年纪轻轻，出手即是不凡，却不知他已是经历过蚀骨悲哀的人，所以写悲情能分外透彻入骨。很多时候，心境的沧桑与年岁无关，骨子里的聪慧、于悲喜的了然，也与漫过皮肤的似水流年毫无瓜葛。少年心性，于时光、历史的残酷处与荒凉处，往往更易体味得深刻，只因少年人的痛，是更切肤、更敏锐、更绝望的那一种。

他们大多眼神灰暗，在一方狭窄天地里挣扎，无可选择地只能以柔弱天真的尖刺对抗世界的邈远和未知，从不知自己有一日也能做主这颗心，亦不知心外的遥远世界有着怎样的明媚鲜妍。

在外出游历之前，少年失怙的姜夔面对前途的茫茫黑暗时，必是千百遍



地困惑过、煎熬过，然后，没有彻悟，没有答案，他就这样携着无可解脱的困惑和煎熬，踏上了前方的旅途。

旅途上的长阔风物，人烟市埠，于他不知是否有过抚慰。跟随父亲姜噩宦游的年月仿佛就在昨日，他的心却走过了太漫长的路，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。那时，父亲虽未有过高官厚禄，未曾给他大富大贵，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注入了笃定的底气，这底气足以让他在温饱平安中无忧度过生命中最初也最脆弱的年岁。如今，他不知还能再向何处寻觅生存于世的底气。父亲病逝后，尚且年幼的他只能依靠已成家的姐姐过活，此后将伴随他一生的寄人篱下的滋味，想必他从这时开始就体味得深切。

世事的更改不过一瞬，而所有的故事都会指向相同的结局——不可逆转、无可挽回的离散。

少年姜夔或许是过早地领悟了这样残酷的道理。

所以，他的抚今追昔、忧时伤世之作，那种浸透其中的苍凉了悟，才会格外明晰，令人闻之动容。

读他在游历扬州期间写下的这一曲《扬州慢》，分明感觉到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悲慨和忧惘弥散其间。或许是身世遭际让他心智早慧；或许，生在一个如危楼般飘摇的朝代里，他不由自主地就会早早收敛起玩乐纵情的心性，变得沉稳、悲观，本能地用透彻和惊惧的表情去预感、迎接终将到来的毁灭。

彼时的大宋已历经靖康之耻，偏安于江南数十载。在此期间，北方金兵的军马仍不断进犯，唐和北宋繁盛一时的名城扬州在数次兵乱后几乎沦为空城。当姜夔走进扬州城萧瑟的腹地，站在亘古流淌的清碧逝水前满怀怆然时，他并非在以一具二十二岁的年轻躯壳追慨往昔、痛陈现实，历史的烟尘早已浸入他的肺腑和心神，将他清亮的眼神遮蔽，让他的面容凝满沧海桑田，在他的肩背上压满沉重的记忆。

在年轻的姜夔凝神伫立的地方，有多少前路已成云烟，不可追挽；还有多少来路正在幽冥里沉默，未被照亮。他只是站在那里，孤独和哀愁就尽数笼罩了他，除了感慨，他什么也不能做。

若干年前的扬州，物阜繁盛，人流如织，珠玑满市，罗绮盈户，真是说也说不尽的豪奢风流。那时，它是“名都”，是“佳处”，镌刻下无数才子文人的迷醉和追逐。姜夔读过许多前人的文词诗句，在他们笔下，扬州是温柔的，是软的，有款款的身段和风度，还有数不尽的口耳相传、纸墨相续的爱恨传说。可是待姜夔到来，往日的盛景早已如烟，维扬琼花、玉树笙歌的扬州城，在刀兵相逼之下，已是一片冰冷空寂，只余满眼野麦，兀自青葱苍翠，天真不怀愁。

草木本无情，姜夔却道“废池乔木，犹厌言兵”，就连扬州的城池草木都对战争感到了厌倦。人在多情时、情不能自己时，总是要将无辜的无情之物牵扯进来，仿佛不如此，就不足以道尽情的不可理喻和极伤极痛之处。在姜夔眼底，这座城池似乎有了生命，它的空空荡荡，是一场无言的诉说，昭示了一个悲剧的开始和结局。清人陈廷焯评这句词，说它寥寥数字，“包括无限伤乱语”，确是看进了它的深处。

所有的荒芜，都争相诉说着往昔的繁华。可是，空气里醺醺然的醉意和摇曳的脂粉香气，还有那些惊艳的、风情万千的情事记忆，终究不在了，只能去前人的诗句里寻觅吉光片羽，换取片刻慰藉。

杜牧在《寄扬州韩绰判官》中道：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。”彼时，二十四桥上月色倾城，有玉人吹箫其上，箫声呜咽悠扬，在江南晚秋的凉夜里飘散回荡。这自是亲历过的人才懂得的缱绻情趣。如今，二十四桥仍在，这轮幽独冷月却是一径地喑哑无声了。

姜夔一生常以“三生杜牧之”自许，想来他对这位唐代才子十分青睐。只不知他青睐的是杜牧的才笔，还是那种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



名”（杜牧《遣怀》）的风流浪子生涯。此情此景，他只是忍不住地要为杜郎庆幸，庆幸杜郎没有活到现在，亲眼见到扬州城的衰败凋零——他难以想象，经历过极盛繁华的人，若亲见了这一切，该是怎样的心碎神伤。

《扬州慢》的开头，分明还是铿锵冷硬的现实，写着写着，虽然仍旧是悲慨哀愁，却渐渐有了柔媚旖旎的风骨。姜夔到底还是年轻，还未全然失了少年心性，况且，他写的不是别处，而是脂粉香浸入了骨的扬州。古人道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下扬州”，实在是豪气冲云霄，是将扬州当成了一场辉煌的糜梦来做。而姜夔的扬州，有一种缠绵的意味，否则他不会写到“桥边红药”，又叹它“年年知为谁生”，这寂寞开无主的芍药，仿若唤起了姜夔心底最深的、不可对人言说的情事记忆，当这些记忆与扬州风华绝代的昔日重合，便成就了这样一曲宏阔、幽微，又别有寄怀的词赋，词赋里写的是扬州，是伤乱，是追古惜今，融入的却是他自己的骨血深情。

后人评说他“写被兵之地寂寞无人，鲍照之赋，杜陵之诗，亦不是过”，将一位初登词坛的年轻人比之于鼎鼎大名的鲍照、杜甫，当是极大的激赏赞誉。姜夔自己，也是有一些得意的。看他为这首词题写的小序：

淳熙丙申至日，予过维扬。夜雪初霁，茅麦弥望。入其城则四顾萧条，寒水自碧。暮色渐起，戍角悲吟。予怀怆然。感慨今昔，因自度此曲。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。

千岩老人是指姜夔三十多岁时结识的诗人萧德藻，可见这则小序的末句是时隔十年才补添上去的。《诗经·王风》中有《黍离》篇，伤离乱，叹兴亡，抒发故国残败的悲思；后人便以“黍离之悲”代指这种兴亡离乱之叹。也许萧氏的盛赞让姜夔生出了知音之惜，也许他只是要卖个面子给这位赏识他的大诗人，这才特意在词序中提了一笔。无论如何，他年纪轻轻便自度曲

调，又将一首词写得极其漂亮华美，未尝没有炫耀才华的意思。

只是，写下这样一首意境深阔远大的词，于此时的姜夔而言，不过是寻常事，并不如世人所惊叹的那般，有着多么了不得的意义。他在二十出头的年纪，着青衣，骑白马，游历江淮，看过大好河山，闻过丝竹声乐，饮过醉人的好酒，遇过正当最好年纪的人。那时，他虽已经历过残败和生死，尝过身世孤苦的滋味，人生却仍如一页尚未完全展开的洁净白纸，充满鲜活期待，所以他写扬州，下笔是空茫苍凉，收笔却是缱绻忧伤，虽有黍离之悲，却也有痴绝情意。

后来怎样，那是后来的事。现在，他作一曲《扬州慢》，只为对过往所有如烟岁月进行一场薄祭。流年如水，将所有的美好盛景卷走，轰然流逝，没有什么可以逃开它从容不迫的催逼。今日他站在这里，看到繁华成空，知晓自己尚有漫长的来日，却也清醒于来日的短暂。浮生只如一梦罢了，就连天地万物也都在一刹那的梦中。他知道终有一日，有人会歌吹他的曲词，悲哀着他的悲哀，遥祭他的生死往昔。可惜，这是另一场他难以企及的奢侈迷梦了。



青春还未盛放便已零落

匹马过扬州后，行过许多山水许多城。可是一直要到十年之后，过了而立之年，姜夔才再度提笔记下时光和心绪。

十年间，他旅食于江淮、湘中、沔鄂一带，打算白手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搏来一片光明天地。对古时的读书人而言，所谓的光明天地，自然存在于仕途之中。然而最后的结局世人皆知：姜夔，字尧章，号白石道人，终生布衣。

终其一生，他都只是一名江湖清客。

朝堂于他，似乎是高不可攀的。即使在他写下《扬州慢》后，“姜夔”这个名字驰名文坛，为时人所重，也并不意味着命运就此会对他慷慨。写词的才华与应试之才，到底还是两回事。

论及科举考试，今人多半没有好感，只道它禁锢了思想，僵化了人格，但是，若公正来看，比之贵胄豪门一统朝纲的状况，科举制度确是为诸多寒门士子打开了通天之途。可惜通天之途仅此一条，走的人多了，它就成了独木桥，一人通过，便要有千万人饮恨绝望。历朝历代，多少文人才士空有满腹诗书，满腔抱负，却始终迈不过科举这道坎。姜夔亦是踩入了这个古老的怪圈——任他如何晓音律，精诗书，工书画，博古通今，才华横溢，进了考场便一无是处，仿佛所有的才学都成了他人生里最无用的附庸。

那是一个读书人不做官就没有出路的年代，偌大的一部《宋史》，除了《乐志》中稍有提及，额外的篇幅，都不曾记下这位大词人的身世生平，只

因他身处江湖之远，未入庙堂之高。后人若想寻觅他的生前逸事，只能从历史的边边角角，从他的诗文里去挖掘，零星点点拼凑他的一生。

这十年里，不知他为这番青云之志尝试过多少次，有多少次昂然而去，铩羽而归，又有多少次重新振作，最终一败涂地，不知他的心情有过多少灰暗和煎熬——他既不写，也就无人知晓。

南宋张炎在《词源》里评姜夔的词，说它“如野云孤飞，去留无迹”，又说它“不惟清空，又且骚雅，读之使人神观飞越”，这番评价恰恰应了时人对姜夔其人的品评：“体态清莹，气貌若不胜衣，望之若神仙中人。”人如其词，词如其人，两者皆是超尘脱俗，神逸清俊，好似全然洗去了人间凡世的烟火气息。这样的姜夔，又岂肯将区区功名事的得失一一记入词中？

他写词，是断断不肯落了实地的，现实里他已陷于低微尘俗，挣扎不止，至少在词里，他要腾空，要飞扬，要在想象的世界里举重若轻。这并不是逃避，而是着意的超拔。在此后漫长的漂泊岁月里，姜夔自是千百遍地叹息过屡试不第的遭际，想象过一朝高中的荣耀和脱胎换骨的另一种人生——遗憾定然是有的，却不是懊丧悔恨。没有功名，他也自有他的骄傲。于他而言，寒凉人生里那些珍贵温暖的情意才更重要，更值得他书写。

冷云迷浦，倩谁唤、玉妃起舞。岁华如许，野梅弄眉妩。屐齿印苍苔，渐为寻花来去。自随秋雁南来，望江国、渺何处。

新诗漫与，好风景长是暗度。故人知否，抱幽恨难语。何时共渔艇，莫负沧浪烟雨。况有清夜啼猿，怨人良苦。

——《清波引》

正值岁暮，湘水之滨一派萧瑟迷蒙，梅花却在怒放，似刚被冬日唤醒，与这世间乍一相逢，喜不自胜，便兀自舞了起来，这般妩媚鲜妍。这是孝宗